



(美) 罗斯·麦克唐纳 著 张军学 译

蓝锤

The Blue

Hammer

Ross Macdonald

新星出版社
XINJIANG PRESS
0-1300-0000-0

0-1300-0000-0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蓝锤

The Blue Hammer

(美) 罗斯·麦克唐纳 著

张军学 译

THE BLUE HAMMER

ROSS MACDONALD

Copyright © 1976 by Ross Macdonald. Copyright © renewed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锤 / (美) 麦克唐纳著; 张军学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3-2084-9

I. ①蓝… II. ①麦…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5878号



蓝锤

(美) 罗斯·麦克唐纳 著 张军学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王跃嵩 王 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84-9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1

我驱车沿一条私家车道来到位于山顶上的房屋前，车道的尽头处扩宽成一个停车场。我下车回头俯瞰，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教堂钟楼的塔尖，在烟雾中半隐半现的法院大楼，山脊另一侧的海峡，还有环绕着半边海峡的那些星星点点的岛屿。

除了从我刚刚离开的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嗡嗡声，我只听到来回抽打网球的声音。网球场在房屋的另一侧，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一个身材粗壮，穿着运动短裤，头戴亚麻帽子的男人跟一个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身手敏捷的女士对垒。围得严严实实的网球场让我想起监狱里让犯人放风的院子。

那男人接连打丢了几个球，于是决定过来招呼招呼我。他停止了比赛，转过身走到防护网边。

“你是卢·阿彻？”

我说，是。

“你来的时间比我们约定的要晚。”

“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来你家的路。”

“你可以随便问问城里的任何一个人，没人不知道杰克·尼耶迈的家在哪儿。连飞机都拿我家房子当地标使呢。”

我能看出来为什么飞机拿他家的房子当地标使。这房子就是经过拉毛处理的墙和红色的瓦片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坐落在圣特蕾莎的最高处。唯一高过它的是矗立在城市后边的山峰和一只在十月明朗天空中盘旋飞翔的红尾鹰。

那位女士跟在尼耶迈后面走过来。她看上去比他年轻得多，她那白皙、狭窄的额头和中年女人的瘦削身材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尼耶迈没把我介绍给她，我主动告诉她我叫阿彻。

“我是露丝·尼耶迈。你一定口渴了吧，阿彻先生，反正我是渴了。”

“我们没那么多客套话讲，这个人是为这儿干活的。”

“我知道。我的画不是让人给偷了吗？”

“露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跟他谈。”

尼耶迈领我进了房子，他妻子跟在后面。屋子里面的空气凉爽舒适，但我感觉整个建筑结构沉重，从四周压迫着我。这幢房子与其说是民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栋公共建筑——那种你去缴纳税款或去办理离婚手续的地方。

我们来到这幢建筑中部一个大房间的最里边。尼耶迈指了指白色的墙壁，墙上除了一对挂钩以外别无他物，他说那幅画原来就是挂在那儿的。

我取出记事本和圆珠笔，问道：“画是什么时候被偷走的？”

“昨天。”

“我昨天才发现画不见了，”女人说道，“但我不是每天都到这间屋子来。”

“这画上保险了吗？”

“没专门给它上保险，”尼耶迈说，“当然，这房子里的每一件物

品都是在保险范围内的。”

“这幅画价值多少？”

“大概值好几千块钱吧。”

“才不止这个价呢，”女人说道，“怎么说也得多个五六倍吧。钱德里的画现在可是在升值呢。”

“我怎么不知道你一直在跟进这些画的卖价啊，”尼耶迈满腹狐疑地说，“一万到一万二千块？你花这么多钱买了那幅画？”

“我可没跟你说我花多少钱买那幅画。再说，我是花我自己的钱买的。”

“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就买吗？我以为你早就不赶时髦去买钱德里的画了呢。”

她顿时拉下脸来：“你这话说得真是多余。我都三十年没见过理查德·钱德里了。我买这幅画跟他根本不沾边。”

“好吧，我是听你这么说过。”

露丝·尼耶迈得意地瞟了她丈夫一眼，仿佛她在比打网球更艰苦的比赛中又赢了他一分似的。“你还嫉妒一个死人呀。”

他冷笑一声：“这话真是荒唐，第一，我根本不嫉妒，这一点我十分确信。再者，我压根儿就不信他死了。”

尼耶迈夫妇俩斗着嘴，仿佛忘了还有我这个外人在场似的。不过我不信他们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了一回裁判，任凭他俩拿往日旧怨拌嘴，而并不担心两人会打起来。尼耶迈虽不年轻，脾气却十分火爆，不过我也不耐烦地继续被动观望。

“理查德·钱德里是谁？”

女人吃惊地看着我：“你意思是说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吗？”

“全世界的一大半人都没听说过他呢。”尼耶迈说。

“你这话可不对，他失踪之前就已经出名了，那时他才二十多岁呢。”

她深情款款，满含怀旧之意。我盯着她丈夫的脸色，只见他满脸通红，眼神迷乱，显得很愤怒。我移步过去，站在他俩中间，面对着他妻子。

“理查德·钱德里是在哪儿失踪的？”

“就在这儿，”她说，“在圣特蕾莎失踪的。”

“是最近失踪的吗？”

“不是，他失踪都超过二十五年了。他决定抛弃一切，然后离开。他在追寻一片新的天地，正如他在他的告别词中所说的那样。”

“是他给你的告别词吗，尼耶迈夫人？”

“不是，才不是给我的呢。他留下了一封信，然后他妻子把这封信公之于众了。我早年在亚利桑那州见过理查德·钱德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可你也没断过见他的念想，”她丈夫说道，“你想让我退休后到这儿来，不就是因为钱德里曾经住在这儿嘛。你让我把房子建在他的房子的隔壁。”

“杰克，你这话可不对。把房子建在这儿是你的主意，我不过是表示赞同，你心里清楚得很。”

他脸色突然变化，面若白纸。眼中流露出一丝受到打击的神情，他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不那么灵光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道。声音里透出老迈，随后他离开了房间。

他妻子尾随着尼耶迈走了出去，然后又转过身来，在一扇窗户边停住脚。她紧绷着脸若有所思。

“我丈夫是一个嫉妒心非常非常强的人。”

“这就是他召我来的原因吗？”

“他召你来是因为我请求他这样做。我想找回我的画，这是我拥有的唯一一张理查德·钱德里的画。”

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扶手上，重新打开我的记事本，问道：“你能说说那幅画吗？”

“那是一张年轻女人的肖像画，风格相当传统的那种。颜色简单明快，是印第安人喜欢用的颜色。她的头发是黄色的，披一条红黑相间的披肩。理查德早期的作品颇受印第安艺术的影响。”

“这是一幅早期的画作吗？”

“我不是很清楚。卖给我画的那人也说不清作画的时期。”

“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幅真迹？”

“我想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卖画的那人也担保画是真迹。理查德还在亚利桑那的时候，那个卖画的人就跟他走得很近。他是最近才搬到圣特蕾莎。他名叫保罗·格莱姆斯。”

“你有这幅画的照片吗？”

“没有，但是格莱姆斯先生有。我确信他会让你看看照片的。他在下城区那儿开了一间画廊。”

“我最好先跟他谈一谈。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她领着我进了一间房间，她丈夫正坐在房间里一张老旧的拉盖书桌旁，斑驳的橡木桌面跟墙上镶嵌的细柚木护墙板形成鲜明的对比。尼耶迈没有回头。他正盯着一张挂在书桌上方的航拍照片出神，那张照片拍的是地上的一个大坑。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坑。

他带着对往事的怀念自豪地说：“那是我的铜矿。”

“我一直不太喜欢这张照片，”他妻子说，“我真盼着你能把它取

下来。”

“是有了它，才能给你买得起这所房子，露丝。”

“我可真是撞大运了呢。你介意阿彻先生用一用电话吗？”

“我当然介意。在这样一所值四十万元的大房子里，总得有一处地方能让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吧。”

他倏地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

2

露丝·尼耶迈斜倚在门框上，展示着她身体的侧面。那身体已经不再年轻了。但因为常打网球的缘故，也许再加上心中常有怒气，使得她能够保持身材苗条。

“你的丈夫总是这样吗？”

“倒不是总这样。这些天他心焦着呢。”

“为了那张丢失的画？”

“那是部分原因吧。”

“还有什么原因？”

“实际上，可能也跟那幅画有关系。”她踌躇着。“我们的女儿多丽丝在念本科。她在大学里跟一些人交往——那些我们通常不会让她结交的人。你知道这种事的。”

“多丽丝多大了？”

“二十了。她念大学二年级。”

“住在家里？”

“是的话就好了。上个月在秋季学期一开学时她就搬出去了。我们在校园旁边的学生公寓村里给她弄了个套间。我当然想她住在家里，但她说杰克和我有权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她也一样有权过

自己的生活。她对杰克喝酒总是颇有微词，对我也是，要是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多丽丝吸毒吗？”

“我可没这样说。就算吸，也不算是上瘾吧。”她沉默了一会儿，猜度着她女儿是在如何生活，在她眼里，那种生活是挺让人揪心的。“她结交的那帮人中有一些我可真不太喜欢。”

“有没有哪个是你特别不喜欢的？”

“有一个叫弗雷德·约翰逊的男生，她带回家过。实际上，他称得上是个老男孩。他至少也得有三十岁了吧，是那种总是不毕业的学生，一直在大学里晃荡着，不毕业不是因为这些人喜欢大学里的氛围，只不过是因为喜欢在校园里泡妞罢了。”

“你怀疑是他偷了你的那幅画？”

“我不是很肯定。但是他对艺术感兴趣，不但在美术馆当过讲解员，还在大学里攻读美术课程。他对理查德·钱德里的名字很熟悉，事实上他似乎对钱德里非常了解。”

“学习艺术的学生熟悉他，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想也是。不过弗雷德·约翰逊对那幅画显得超乎寻常地感兴趣。”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弗雷德·约翰逊吗？”

“可以。”

我又打开记事本，斜靠在拉盖书桌上。她坐在我对面的转椅上。

“头发的颜色？”

“亚麻色的，有点偏红。头发留得挺长，头顶的毛发已经挺少的了。不过他用蓄胡须来弥补这一点。他的胡须是那种硬硬的，像

鞋刷一样。他的牙齿不好，鼻子很长。”

“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蓝色？”

“蓝色偏绿。他的眼睛最让我不安。他从来都不正眼看你，至少他没正眼看过我。”

“个子呢？”

“中等个儿吧。大概五英尺九^①，相当瘦。总的来说他长得不算难看，要是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话。”

“多丽丝喜欢这类型的？”

“恐怕是的。她太喜欢他了，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

“而弗雷德喜欢那幅丢失了的画？”

“何止是喜欢啊，简直就是着了迷。他看那幅画的时候比看我女儿的时候还多。因此他给我留下某种印象，与其说他来这儿是看我女儿，不如说是来看这幅画。”

“关于这画他说过什么吗？”

她犹豫了一下：“他说了一些关于效果啊什么的，说这幅画是钱德里的回忆画作。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钱德里有几幅画画的不是模特，而是根据记忆创作出来的。他似乎认为，这幅画作因为这个理由而变得更加罕见，价值也更高。”

“他提到那幅画值多少钱了吗？”

“他问过我花多少钱买的，我没告诉他——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我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我也能。”她打开拉盖书桌最上头的抽屉，拿出一本当地的电

①一米七五。

话号码簿，“你不是要给保罗·格莱姆斯打电话吗？你可千万别跟他打听价钱，我跟他发过誓会保守秘密的。”

我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艺术经纪人的电话号码和他在下城区的住址。之后，我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略带外国口音的女人，声音有一点儿粗哑。她说格莱姆斯正接待一位顾客，不过马上就会有空。我把我的名字告诉她，说我稍后就会前去拜访。

露丝着急地贴着我的耳朵悄声地说：“可别跟她提我。”

我挂断电话。“她是谁？”

“我确信她名叫葆拉，自称是他的秘书。但我认为他俩的关系可能比那要亲密得多吧。”

“她那是哪儿的口音？”

“亚利桑那。我相信她有印第安血统。”

我瞥见了挂在书桌上方的照片，照片上那个大洞是杰克·尼耶迈为亚利桑那的风景造出的杰作。“这似乎变成了一桩亚利桑那的案子。你说过理查德·钱德里来自亚利桑那？”

“是啊，他是亚利桑那人。我们都是那儿的人，不过都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了。”

她的声音干巴巴的，既听不出她对离开亚利桑那有什么遗憾，也听不出她为自己定居在加利福尼亚感到多么高兴。听上去她倒像个失望的女人。

“你为什么要搬到加利福尼亚来，尼耶迈夫人？”

“你是在想我丈夫说过的话吧？照他说的，我想到这儿来定居是因为迪克^①·钱德里，或因为他曾经住在这儿。”

①理查德的昵称。

“他说的是真的？”

“他的说法也有一点对吧。迪克是唯一一个我真正熟悉的好画家。他教给我如何发现事物。在这个他创作最好的画作的地方居住，这主意我也喜欢。你知道，他最好的画作是在七年之间完成的，然后他就消失了。”

“什么时候？”

“如果你想知道他离开的确切日期的话，那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

“你确信他是自愿离开的吗，而不是被谋杀，或者被绑架？”

“他不可能被谋杀或被绑架。要记住，他可是给他妻子留了一封信的。”

“她还住在这里？”

“可不是嘛。实际上你从我们家的房子就能看见她家的房子，就在峡谷对面。”

“你认识她吗？”

“年轻的时候我很了解弗朗辛。尽管我们彼此并不是很亲近。自从她搬到这儿来后我就几乎没见过她，怎么了？”

“我想看一看她丈夫留下的那封信。”

“我有一份副本。他们在美术馆里出售这封信的影印件。”

她出去取了那封信。信被镶在银相框里。她站在我旁边不出声地读着，嘴唇翕动着，仿佛在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启祷文。

她颇有几分不情愿地把信递到我手里。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只有签名是手写，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地点是圣特蕾莎。

亲爱的弗朗辛：

我写这封信向你告别。要跟你离别我的心都碎了，但我必须离开。我们常常谈起我需要去发现新的创作领域，在那个领域里我可能会见到一片这世上从未见过的光明。正如亚利桑那曾经教给我很多东西那样，这一片迷人的海岸和它的历史也已经把它该教给我的东西全都教给我了。

可是，一如亚利桑那，这儿的的历史不够厚重，不够久远，不足以支撑我那份与生俱来的天职。我须得另辟蹊径，寻一片更深更广的夜色，更明更亮的光芒。我也下定决心，像高更^①一样，独自一人踏上追寻之旅。因为我要探索的不光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更是我自己灵魂的矿藏和安放我心灵的居所。

我肩上的行囊中别无他物，只有我的衣服、我的禀赋，还有我对你的记忆。请用着你的爱来记住我，我的爱妻，我亲爱的朋友，祝我一路顺风。我只是去做我生来就该做的事情。

理查德·钱德里

我把镶在银相框里的信交还给露丝·尼耶迈。

她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口。“信写得很美，是吧？”

“我看未必。在旁观者眼里，这信固然是写得很美，可对钱德里的妻子来说，这只怕是重重一击吧。”

“看起来她倒是很好地挺过去了。”

“你跟她谈论过此事吗？”

^①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塞尚、梵·高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对现代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没有，没跟她谈起过。”从她那尖刻的语气中，我猜想她与钱德里夫人并不交好。“不过看来她挺享受那身后的荣耀。更不用说他还给她留下钱了。”

“钱德里有自杀倾向吗？他谈起过自杀的事情吗？”

“没有，当然没有。”但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该记得我在迪克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我那时比他还年轻。实际上，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既没见到他，也没跟他说过话了。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还活着。”

她手抚着胸口，仿佛他至少还活在她的心中。她的上嘴唇沁出细细的汗珠。她用手把汗珠抹去。

“我恐怕有点失态了。往事一下子翻了出来，挺伤人的。我刚觉得我终于没事了呢。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白天很少遇到。晚上，在我即将入睡之前……”

“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差不多二十五年前。”

“你的妻子还活着？”

“我希望是的。”

“你没试着查证？”

“最近没有。我情愿去查证一下其他人的生活。这会儿我就想去找钱德里夫人谈一谈。”

“我看没必要。”

“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试一试。她可以帮着填补一下背景的空白。”

女人板起脸来表示了不赞同。“可是我要你做的就是把我的画找回来。”

“你似乎还想告诉我怎么去找回这幅画，尼耶迈夫人。我有的

客户也这么要求过我，不过我试着按他们的方法做时，结果可都不怎么好。”

“你为什么非要跟弗朗辛·钱德里谈谈？她并不是我们的朋友，你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只该跟你的朋友见面？”

“我不是那意思。”她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找几个人谈？”

“需要找几个人就找几个。对我来说，这个案子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也许要花我好几天时间，还要破费你好几百块钱。”

“我们是非常讲信用的。”

“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不能确定的是你和你的丈夫是不是愿意破费。”

“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他不付你报酬，我会付的。”

她把我送出门外，向我指明了钱德里家的房子。那是一栋新西班牙风格的塔楼式宅邸，还带有几栋附属建筑物，包括一座很大的温室。宅子坐落在从我们站的地方向下很远的山坡上，在峡谷的另一边。那道峡谷像大地上一道深深的伤口一般把两处房子分开。